

薩克雷選集

亨利·艾斯芒德
的歷史

陳達 王培德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薩克雷選集 亨利·艾斯芒德 的歷史

——安女王治下一位陸軍上校的自傳——

陳 達 王培德譯

……………讓你的人物描寫
徹頭徹尾地保持着前後一貫。

——賀拉斯：“詩的藝術”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W. M. Thackeray
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 ESQ.

本書插圖系 George Du Maurier 所作。
根据 The Works of W. M. Thackeray, Vol. VII
(Smith, Elder. & Co., London, 1884) 复制。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255 字数 421,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19 \frac{1}{8}$ 插页 12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册
定价(4) 1.90元

目 次

序.....	3
--------	---

卷一 亨利·艾斯芒德的少年时期，直到 离开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

楔子.....	13
第一章 叙述卡斯烏德爵府艾斯芒德家的世系.....	19
第二章 叙述子爵四世佛兰西斯来到了卡斯烏德.....	25
第三章 在子爵三世陶瑪斯的时代，我到那边作 伊薩白拉的侍从，当了子爵的上手.....	35
第四章 我被安置在一位羅馬教牧师之下受着那 种宗教的教誨——卡斯烏德子爵夫人.....	49
第五章 我的长辈从事于国王詹姆士二世复辟的 陰謀.....	57
第六章 陰謀的結局——陶瑪斯·卡斯烏德子爵 三世之死，子爵夫人被囚.....	70
第七章 我被留在卡斯烏德，成了一个孤兒，在 那里得到最慈祥的保护人.....	88

第八章	好运去了恶运来.....	98
第九章	我生了天花,准备离开卡斯烏德.....	109
第十章	我进了剑桥大学,在那里没有获得多大 的益处.....	135
第十一章	我回到卡斯烏德过假期,发现了家中 一个悲惨的秘密.....	144
第十二章	摩痕大人到了我們家里,没有好事.....	161
第十三章	我們大人离开了我們,留下了他的罪恶...	173
第十四章	我們随他之后騎馬到了倫敦.....	190

卷二 艾斯芒德先生的軍旅生活, 和 有关艾斯芒德家的其他事情

第一章	我入了監獄,有人来探望,但是得不到安慰...	213
第二章	我的囚期滿了,可是磨難还没有完.....	225
第三章	我参加了奎恩的联队,吃着女王的俸祿.....	236
第四章	重要情节的追述.....	249
第五章	我参加了远征維哥海灣之役,尝到了海 水,聞到了火藥.....	257
第六章	十二月二十九日.....	270
第七章	我在渥尔叩特受到欢迎.....	280
第八章	談家常.....	294
第九章	我参与了一七〇四年的战役.....	302
第十章	一个傻瓜和一个女子的古老故事.....	314
第十一章	有名的約瑟夫·艾狄生先生.....	326
第十二章	我在一七〇六年战役中升为連长.....	342

第十三章	我在佛兰德斯遇見了一个旧日的相識， 并且找到了我母亲的坟墓和我自己出 生的地方……………	348
第十四章	一七〇七，一七〇八两年的战役……………	363
第十五章	韦勃將軍在維南对尔打了胜仗……………	372

卷三 写艾斯芒德先生在英国冒险事 業的收場

第一章	我的战斗都結束了，創伤也痊愈了……………	409
第二章	我回到家乡，重彈旧轡……………	426
第三章	“旁观报”上登載的一篇文章……………	443
第四章	碧爱崔丽克斯的新求婚人……………	470
第五章	摩痕在这部历史中最后一次出現……………	483
第六章	可怜的碧爱崔丽克斯……………	501
第七章	我再一次到了卡斯烏德……………	509
第八章	我到法国去旅行，帶回来一张瑞高画的肖像……………	523
第九章	肖像上画着的本人来到了英国……………	535
第十章	我們在肯星屯款待一位很高貴的宾客……………	552
第十一章	我們的客人不辞而去，因为我們款待 得不够殷勤……………	570
第十二章	一个伟大的計劃，是誰阻碍了的……………	581
第十三章	一七一四年八月一日……………	588
譯后記	……………	605

插圖目次

亨利・艾斯芒德得到了朋友	22
別離	134
勒斯特廣場上的決鬥	206
碧愛崔麗克斯	282
聖喬治武士	424
和解	482
麥須巴浦提斯	542
碧愛崔麗克斯的最後一面	600

上爱胥柏尔頓勛爵威廉·宾甘謨
大人閣下^① 書

敬爱的大人，

一个作家写一本书，模仿安女王朝代的文字风格，取法当时的風教習俗，就不能略去对于栽培者的献詞。素蒙您和尊府給我厚惠，为了酬答高誼，請許我将这本书題献左右。

此書达覽时，作者正在远赴异国的途中；在那边，您的声望是和本国同样地显赫。我無論走到哪里，总忘不掉您的恩情；我到了美国，也一定会同样地受到欢迎，因为我是

您的感荷令德的朋友和僕人，

威·梅·薩克雷。

倫敦，1852年10月18日。

① 爱胥柏尔頓勛爵威廉·宾甘謨 (William Bingham, Lord Ashburton, 1799—1864)。

序

弗吉尼亞的艾斯芒德家

在弗吉尼亞省有一处田庄叫做卡斯烏德，是英王查理一世^①因为我們艾斯芒德家效忠王室牺牲不少，酬賞我們先人的。那份产业在衛斯特摩兰县，在波多麦克河和拉帕罕諾克河之間，当初那面积有英国的一个公爵封地那样大，虽然每年的收入并不多。真的，自从我們祖先受封以来，差不多八十年，我們的田产老是在管家手里。在王政复兴^②以后的长时期間，他們都一个接着一个發了財，而我們家里从弗吉尼亞的产业所收到的全部出产却不过是几十桶烟叶子。

这本书是我亲爱尊荣的父亲亨利·艾斯芒德上校的历史，是他自己写的。一七一八年他到了弗吉尼亞省，建造了卡斯烏德住宅，就在这兒落了戶。經過了在英国那一段长期的狂風暴雨般的生活之后，他在这个国家安靜而光荣地度过悠长的晚年；我用不着說他是多么受着全国人的敬爱，至于家人对他的尊重，亲切，热情，更是無法形容了。他的一生曾經使每一个和他有关

①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49), 1625 年即位, 1649 年被杀。

② 1660 年查理二世回到英国, 恢复王政, 史家称为“王政复兴”。

系的人都沾沐他的膏澤。他對朋友是以身作則，直言忠告，慷慨殷勤；對下人極其仁厚；至於對直屬親人的慈惠愛護，至少我們這些人每次想起，不能不肅然起敬，虔誠感謝。我的孫輩，無論是在這共和國成家立業，或是留在我們永遠眷戀着的祖國的老家裏——是過去的鯁爭^①把我們和祖國隔絕的——有了這樣一位十全的真正高貴的祖先，當然都是引為榮幸的。

我親愛的母親在一七三六年故去了，那時我們剛從英國回來不久；我到英國去是父母帶我去讀書的。在那邊我結識了華靈頓先生，我的孩子們却始終不曾見到他。天命注定了，在我們最幸福的結縭之後不過幾個月，正當他年富力强，就要他別我而去；遭逢這大不幸，使我憂郁悲戚，我之所以還能恢復過來，主要是靠着我最親愛的父親的慈愛，其次是靠着上蒼垂憐賜福，兩個我所鍾愛的兒子出世了。他們兩個雖是政見不同，分道揚鑣，我却知道，他們骨肉之情決不因此而破裂；無論他們打的是英王的旗號或是共和國的旗號，正像我愛他們兩人不分彼此一般，我相信他們既然愛我，也會彼此相愛，並且會超越一切地愛我的父親，他們的外祖父；他是他們幼年最親切的朋友，那位高尚的君子從他們幼年時候起，就培養他們對於真理、仁愛、名節的認識和實踐。

我的孩子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可欽敬的外祖父的風度和仪表；我很願意我能有繪畫的技巧（那是爸爸的絕藝），那麼我就能給我們的兒孫留下這樣良善而又可敬的人的一幅寫真。我父親的膚色不算白，額部很寬大，眼睛是深褐色的，上面橫着兩道濃眉，頭髮白了很久，那眉毛還是黑的。他的鼻子像鷹鉤，他微笑

① 指 1776 年美國的獨立。

的容顏顯得非常慈祥豈弟。我記得多么清楚，然而我的描写实在不能追摹他的神情于万一。他身材不高，不过五呎七寸；我的两个兒子，他称为他的拐杖，常笑他們，說他們长得太高，不便倚挂了。他身軀虽然短小，举止却極其优雅尊严，到处受人敬重；在美国除了我們的朋友华盛顿以外，我还没見到有这样風度的人物。

他擅长一切体育运动，非常敏捷活泼。他特别喜欢剑术，教練我两个兒子都成了名手。当麦須罗尙保^①帶領法軍到美国的时候，他手下的官佐没有一个能比过我那亨利的，而亨利的剑术还不及我亲爱的乔治；在我們可悲嘆的然而又是光荣的独立战争中，乔治站在英王那一边。

我父亲和母亲的头髮上从来不用化妆粉；我还記得二老的头髮像銀子一样白。我慈爱的母亲保持着非常潤澤鮮嫩的膚色，一生不变；大家都不相信她沒有搽胭脂。六十岁的时候还不見老，而且十分灵便健步。自从那一次印第安人声势汹汹地围攻我們的住宅以后，母亲身体就衰弱下去；就在那时，我还不曾做母亲，已經成了孀妇，那时我結婚还不滿六个月。我母亲自从那一次受了惊駭，遂焦虑成疾，始終不曾恢复健康，而在我孀居未滿一年的时候，大祸横临，母亲倒在父亲怀中与世长辞了。

从那天起，直到父亲的宝贵而受崇敬的生命的最后一天，我安慰他，陪伴他，始終沒有离开过他；那就是我的快乐，我的慰借。在本書中父亲描写他在欧洲一些冒险事迹的地方，母亲前前后后加了一些小注；从这些注文里我很了解她对父亲的無限

① 罗尙保(Rochambeau, 1725—1807)，法国元帅，1777年殖民地人民联合法人，他于1780年帶領六千人分乘七艘战船到了北美洲东部罗得島，协助华盛顿將軍抗英。

深情。我想是这种既热烈又专一的深情，使她对其他任何人的亲切都不能不降低一等；因为她的全部心意都貫注到她唯一热爱崇拜的人物身上了。我知道，在她面前，我亲爱的父亲連对于女兒的慈爱也不表示出来的；在她最后的最神聖的时刻，仁慈亲爱的母亲对我說出了懊悔的話，懊悔她不够热爱我；懊悔她見了父亲爱其他任何人就要嫉妒；她以最亲切的訓話，最美丽的言詞，囑咐我接替她的空缺，永远不要离开父亲。我想，現在我可以問心無愧并且無限感激地說，我遵奉了她臨終的囑咐，而我亲爱的父亲直到最后一刻，从来沒有必要抱怨女兒的孝道有亏。

我承認，母亲在世的时候，关于她丈夫的爱情她所生的嫉妒，时常使得我忿怒。自从我深知了他——母亲在世时父亲始終沒有对我完全披瀝衷曲——自从我明了他对我那番高貴輝煌的慈爱，我才了解了母亲的嫉妒，不再怪她。原来爱情是一种非常珍貴的礼品，既然有福消受，無怪她要全部保留，連自己的女兒也不肯分給一点。

我虽然从沒有听到父亲說話用过一个粗魯的字，可是他用的人却对他非常畏敬，那真出奇。我們田庄里的僕役，無論是从英国分派来的，無論是在这边买到的黑奴，对于他那种心甘情愿的服从，哪怕是我們四邻最严厉的监工也决不能从他們的僕人跟前得到的。他虽然毫不矫飾，十分自然，却坚守礼节，从来不肯隨便；他对最微賤的人是这样，对最显貴的人也是这样；对一个黑奴的女兒和对一个省长夫人同样有礼貌。从来沒有一个人故意去冒瀆他（只有一次例外，是由約克来的一位老爷，他喝醉了酒；我不能不承認，父亲始終不曾寬恕他），哪怕是最微賤的人，相見之下，他立刻使他們心安意适；哪怕是最傲慢的人，他那种严肃的譏諷的态度就折服了他們，因此一般人都非常畏敬他。

他的礼貌不是一套星期日的礼服，客去了就折叠起来；他永远是一个样子；正像他永远穿着同样的衣服，無論是在家里吃飯，或是参加盛大的宴会。据说，他喜欢在稠人广座之中角立杰出；事实上，会有什么人群，他不是其中的麟鳳呢？我在欧洲求学的时候，我們在倫敦同我那异父哥哥卡斯烏德子爵，还有他續娶的夫人，过了一个冬天。我在女王陛下的宮中見到了当日若干名公巨卿；我自己一个人想：“沒有一位胜过爸爸的。”那赫赫有名的鮑凌布魯克大人^①从道雷来看我們的时候，也这样說；并且說当时的人物还比不上他少年时代的人物。“夫人，”他說，“假如你父亲走到森林里去，那些印第安人一定会选他作酋长的。”这位大人还嘉許地管我叫扑加洪特思^②。

我們另外一位亲戚是塔舍尔主教的夫人^③，爸爸的自传里講到她的地方很多；虽然媽媽下乡去看过她，我却沒有見過。我并不是自大（我听从了母亲的吩咐，嫁了一位薩符克的从男爵的小兒子，这就可以証明），不过我自己承認，对于我的門第却有适当的尊重之意；我很奇怪，为什么出身这个名門的人竟会不知自爱，下嫁给陶瑪斯·塔舍尔。我在欧洲听了一些傳說，那时候年紀太小，并不了解。据说，这个人离开她的家庭，逃到巴黎，因为嫉妒，把那“覬覦王位者”^④的秘密泄漏給英王乔治^⑤的大使史

① 鮑凌布魯克大人(Bolingbroke, 1678—1751)，即聖約翰，托利党的領袖。

② 扑加洪特思(Pocahontas)是弗吉尼亚省一个印第安酋长的女兒。相传她曾救了殖民地居民領袖約翰·斯密慈，并且嫁給了他，随他到了欧洲。

③ 即作序者的异父姐姐，碧爱崔丽克思·艾斯芒德。

④ 指詹姆斯·佛兰西斯·爱德华(James Francis Edward, 1688—1765)，英王詹姆斯二世的兒子，安女王的弟弟，当时流亡在法国，住在巴黎近郊的聖哲尔芒宮。

⑤ 指乔治一世(George I, 1660—1727)，汉諾威选帝侯的兒子，1714年繼安女王为英王。

榮升八人^①，几乎使那位亲王送了性命。她回到英国，嫁给这个塔舍尔先生，又成了英王乔治二世^②的嬖幸，因此，塔舍尔先生得了一个副主教的位置，后来又升为主教。这些传说，我认为是丑恶的，也是不足憑信的，本不值得提起。我没有见到这位太太，因为我们在伦敦的时候，她始终故意住在她那“宫殿”里，不肯出来。但我亲爱的媽媽去探望了她回来以后说，这位太太已经完全失去了她的美貌，而且警告我自己，不要把天生的丽质看得太重。她变得异常粗肥；我记得嫂嫂卡斯烏德子爵夫人说道：“难怪她成了嬖幸，因为当今的国王正和他故去的父亲一样，也喜欢老而丑的貨色。”爸爸听了那话说道：“所有的妇女都是一样；从来没有一个像她那般美丽的；我们能宽恕她的一切，单单不能原谅她的美貌。”媽媽听了，有些不高兴的神气，我们卡斯烏德大人笑起来了；那时候我年纪还小，自然听不懂他们谈话的題材。

在这部自传的第三卷中所叙述的情况发生以后，父亲和母亲到国外去了；因为发生了在这自传第三卷末了所详述的那些事件，朋友们劝他们离开本国。但我哥哥听说这位将来的主教夫人离开了卡斯烏德，跑到巴黎去找到“覬覦王位者”，他就追了去，假如这亲王没有设法逃脱，尽管他是亲王，我哥哥也会杀了他。紧接着那亲王又进攻苏格兰，我哥哥卡斯烏德子爵大怒，和他不共戴天，他请求在苏格兰亚戒尔公爵^③的军队里当一名志愿軍人。可是那“覬覦王位者”始终不敢上阵对抗。从那时以后，

① 史泰尔大人(Stair, 1673—1747)，1715年任英国駐法大使。那年法王路易十四去世。他曾尽力阻止法国政府帮助覬覦王位者进攻苏格兰。

② 乔治二世(George II, 1683—1760)，乔治一世的兒子，1727年即位。

③ 亚戒尔公爵(Argyle, 1678—1743)，1715年英国政府軍的司令。

我們卡斯烏德大人就完全歸順了當今的王室，還得到升遷。

塔舍爾太太這時候恨那位“覬覦王位者”，正如她的親戚中任何人恨他一樣；就我所聽到的，她經常自己夸口說，她不但使得我們卡斯烏德大人轉變回來皈依了英國國教，而且替他弄到了英國的爵位，我們一家的後輩現在正享受着。她是羅別爾特·華爾波爾爵士^①的好朋友，爸爸時常帶笑說，她非要她丈夫住進倫拜茨宮^②是決不干休的。可惜有志未遂，那位主教忽然中風死了。他的妻子為他立了一塊大碑，如今兩夫婦長眠在那塊碑下，上邊罩着大理石的華蓋，刻着祥雲和天使——塔舍爾第一個太太却遠遠地躺在六十哩以外的卡斯烏德的地下。

但是我爸爸的天才和學力都超過任何一個女子所能希望達到的，他在歐洲的冒險事跡令人興奮鼓舞，比起他在美國度過的慈愛忠信的平靜生活更豐富精彩些。我這篇作為他的自傳的序言就止于此，不耽誤我的孩子們自己去讀這部書，書中的故事是比他們摯愛深情的老母親的故事要有趣味得多呢。

瑞秋爾·艾斯芒德·華靈頓。

弗吉尼亞省的卡斯烏德，

1778年11月3日。

① 羅別爾特·華爾波爾(Robert Walpole, 1676—1745)，喬治一世、二世時代輝格黨的政治家。

② 倫拜茨宮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邸宅。塔舍爾想這個位置。

